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并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

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任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户太安人饍服非其手調芼縫紐不以進親客至夫人親庖厨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酒殽絜豐果蔬芳甘奉盥授帨肅祗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不足也斥賣簪襦遣季任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

閒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任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絶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已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自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今樞

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爲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爲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媼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驁嚚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祀爲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虖哀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于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信爲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霣兮草黃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

若干嫁為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
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
趍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盲吳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
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為婚姻情好
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
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
日多於在官　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
戒擊鮮終身　不犯嘗舟行泝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
施之且問曰　師何許人老如此尚行乞耶對曰住天台
兄弟十八人　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次無我有宿緣也曰

當為鄉人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脩茶供
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為西安令
有張婦以爭擊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
且字子矣且以告承議呼乳醫眡之而信即脫械予假
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
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
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
留孺人執刀七白首操作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
教略妄以字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
私財賄以佐其好曰吾徼福于佛也於呼至哉婦所以承

先祖主中[illegible]願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
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illegible]貧無以生孺人
力贊承議事之歸同[illegible]十五年使其子俱就學遂中名
第而孺人諸子皆好倫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illegible]其
志人以為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淳熙十二年
正月己丑于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
茂女子子曰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植其甥也明年[illegible]
月甲子葬于天台之太平鄉朴墺祔承議之墓世[illegible]
來請銘孺人於予為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宜主維婦之職嫚驁狠[illegible]蠹戎[illegible]而

人耆老益恭名山崇崇閟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迪功郎陸靜之文章
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辯宗主盟翰
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
年材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為人知而孫公獨歎奮
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
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
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

報斥因不復踐名揚而一意歌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
以老豈非命耶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
太尉大父俊中大夫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郎
兩世皆贈金紫光祿大夫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
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徙措置
户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
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
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衝替
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建
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為浙東路
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十四年六
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
子二人子墨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公納祿恩
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州事司馬
僖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立柔孫女
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埜將以九
月丙午葬公于會稽縣上皐尚書塢以季宜人祔實來
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
姬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姬問之懵不能置一辭逮
問為書者則姬之女壻實為之案驗辨服一邑驚以為

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
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既晚又不仕日誦左氏傳
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
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
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
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庠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既或之知又弗克施在昔所
歎天嗇其壽耄耋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
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性愛憐之女女亦
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
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葬于城東北澄谿院九
月壬寅即葬北原上其始卒也[illegible]淚棺衾間曰
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氏陸氏蜀郡華陽
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荊榛兮於庠吾女孤冢巋
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與死棄于此吾其不仁兮

傳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

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為大家
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
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襲有異人告以奕聖姑山之右而
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家大
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illegible]
于家教行于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矣公是也
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illegible]士推恩開門教子不[illegible]
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
言學為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用[illegible]十八入太學[illegible]
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illegible]上舍登第調[illegible]

[illegible]主簿會女真陷全燕來虛西下兩河皆震吏士
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樓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
不習今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樓即行不暇秣馬冒
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賈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
終喪得南劒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為
亂公素得志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
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柰累傅
公何比公能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為悔
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
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

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于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湩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負民舊業者輒減其户産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既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冤失賦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光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于朝特[illegible]勘年遂爲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illegible]秋蒲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illegible]

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官禄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溪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汋淩洧舉進士奉議莅官有家法不幸與汋淩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公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

希錫次適進士林君思次適進士林君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絶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公嘗官至廉爲所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閣公顧見立逮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壠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泉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告病公率親[illegible]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殁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王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illegible]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以屬某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 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華野肯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載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躐晓乃駕羣筆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崗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栢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山陰 陸游 務觀 著

墓誌銘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于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于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于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識于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爲近古惟丈人予之銘某辭以既嘗狀公之行願

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既為狀而復為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紆行尊顯為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大平州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為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為第一方唱名時趍拜進上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為祕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趍附以為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僚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為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嗾言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為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為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

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奈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為盜所發公即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毋弟左司公公衮欲手殺之親戚為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斂葬猶不忍去墓所朝旨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廼乞盡納官以贖弟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時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讎公衮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曰

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宦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任即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寃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廼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羨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廣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閒暇公至為政如零陵

時不知有間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于行在詔直
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
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為可大用既對壽皇聖
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江
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
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
至抑配其為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
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為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
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
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
公為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酋本指
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乘其驕惰
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
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埸未靖調兵遣戍
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欺事
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卧疾懇求
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
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為別都居
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

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為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條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豪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罷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察守臣還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三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為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杞南郊命公王輅執綏凡所顧問占對贍敏上甚悅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為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歆為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彬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

衆數千彬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罪且遂為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候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羣盜授首為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鈐鎧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豪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避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為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為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撫幕軍兵官黄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猶害補罅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為盜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

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馳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有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為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賚從未為曉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立戒行師徙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甲山湛請進兵日不荅惟給以合符　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又平地及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初二日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緩治案牘阻險以拒官軍公早其情督兵甚俊及馳入陷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間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門寨駐兵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溢祠以誑其下日親所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有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初令且上其事于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

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為也
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
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欽慕故得人為多迺幸以來用
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為稱職公襲非一日矣若使
方拙自守者為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敢降心
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有不能
自抑者徒遠顛躓而已奏三上而不得請遂就職入對
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
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遷權戶
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工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成都

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閒暇事皆立辦
責臣權家歛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
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織內
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
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
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賞皆
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為典呂文靖公建請不稅
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為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
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
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

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
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
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爲治命凡
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
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
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
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户
至九百户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
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峯之
源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干年
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
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
女四人長適溫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
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槩今
存者惟適曾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
官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
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
間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
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常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
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也湖湘鄉者盜相踵

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緜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甌謴萬萬無悔於虖公可謂知命者

銘曰

維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于幽有德有勲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材豈茲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鄆為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功卿雖擯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脩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旣死而言立心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寖衰矣而山堂鞏先生諱庭芝經為人師行為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凞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自為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為稱吾家婦宗黨姻戚鄰里皆取法焉處士

先山堂不祿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始學步踉蹡不踰閾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爲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法師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以通貫精習卓然爲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庠非是毋固不能成其子非鞏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內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寢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覩夫人典則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檟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寘右中

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為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為童子時公已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禮部再為第一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共學日夜磨礲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華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岐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踧踖自引去岐公亦歎息以為不可親疎後輩躐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僚底自若也岐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罪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為參知政事為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嚣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戶部郎久次當為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母益國夫人憂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判者因訐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

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罪猶傳經比於是公
廢門絶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弄仕
亦絶口不及仇家對客清淡而已自東髮至老無一日
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
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習皆有師法公為人夷雅曠遠
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為
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使指甚
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為功使者至郡聞人
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公旣極論其不可又為詩陳
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少人鑱石刻其詩今猶
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輙諷公以
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
不阿類如此公仕自脩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
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
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子曰梓通直
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
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檍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
林郎監淮東總領所羅揚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
燧曰燮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遷治命返葬于會稽涇塢望少師墓百步且來屬某為

銘銘曰

仕躓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
于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
卒于第越十月庚午葬于會稽會稽五雲鄉湯家畈之
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寀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
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于執事以大事之日
迫方伏哀號間不能自通今幸逾年未即死敢以承事
即發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
惟公幸許之其等即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
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寀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弟同
時中進士科為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
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冑出宣祖昭武皇帝
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
諱賓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
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
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
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
雖舉進士蓋不止為科舉而已然同時為進士亦皆推

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錄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
喪起為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
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艱罷除喪
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寢多
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錄
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
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束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
渴慘然不啻在已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
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寃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
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皇恐即欲搖掠成之公叱吏
去具列其寃使者為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
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劒州將樂沙縣
諸寨軍食不時給群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公碩
謝公師稷為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
三千緡明日召卒于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
不得一搖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
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
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
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
卧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

攢宮事與公遣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強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懷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首請于戶部蠲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期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鞫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中鞫之得冤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

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廉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寀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寓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忘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何遭不宜睨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